

春秋左傳正義

二十八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昭公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

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

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疏**

注僚亟至在僚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

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太子諸樊入郢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伐之是其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弒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弒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張樞

楚殺其大夫卻宛

無極楚之譏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疏**

注無極至罪宛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傅曰不稱名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不稱其名是稱名者

皆為有罪矣此卻宛書名故杜跡其為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

邾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

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命鄉

**疏**

注快邾至故書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甚少唯此與襄二十三年邾甲我來奔書

者二人而已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





數故不書之邾卑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  
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卑我及曹公孫會也  
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  
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  
公如齊自鄆行公

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

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

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春秋正義三十一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

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

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

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告鱄設諸曰上

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鱒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

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

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

王親也夾之以鉞着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着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着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

承之承執着者及體以相授也鉞及進着者體以所食授王光

春秋正義三十二

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鱒設諸寘劍

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鉞交於曾交鱒諸曾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鱒諸子為卿季子

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

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

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

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

極譖日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

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

酬之日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

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

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

將師退遂令攻郤

氏且燕之

也燕燒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

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管焉或取一秉秆焉

編管苦也秉把也秆稾也

國人投

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

炮燔郤宛

盡滅郤氏之

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宁及佗

令終陽

與

晉陳及其子弟

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王

魏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也蒙欺

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為下殺無極張本

**疏**

注二

子至母弟

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文也三十年傳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此二子為光之讎或當

是僚母弟也

聘于上國

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

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摠謂宋衛陳鄭之徒為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未

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鄭玄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

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

注季子至州來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州來季札邑此又分拆之言本封



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  
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二年傳云吳  
伐州來楚遂越救之則州來未為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  
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  
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玄云季子讓國居延陵因  
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然則季子雖則讓國猶尚仕為吳卿非自竄於彼地吳  
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  
謂賜之為采邑耳 注二尹楚官 正義曰楚官多以尹  
為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  
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 注都  
君至校人 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  
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  
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為復除  
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德或曲蒙恩澤平  
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

大宋本正義卷三十一

六

魏齊

屬是王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趨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  
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騫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趨馬八趨馬一馭夫諸侯六  
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徭使  
之 遇于窮 正義曰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  
者為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 上國有言  
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  
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 注光吳  
至王嗣 正義曰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  
樊次日餘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  
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必致國於札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  
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  
致季子今逃位則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  
子僚為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既不傳季子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為王是史記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注猶言至託光正義曰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為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

六十九

春秋正義三十一

七

季信

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門階至親也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

皆是王之親兵也鉞正義曰說文云鉞劍也則鉞是

劍之別名及體以相授正義曰鉞之鋒刃及進羞者

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羞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

相授進羞者得至王所注全魚炙正義曰吳世家云

鱗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匕首者

劍首如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取五甲五兵正義

曰周禮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引

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

救長然則弓矢及矛戈戟五者皆名為兵此云五兵當是

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注編管至橐

也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管郭璞云管茅屬釋器云白

蓋謂之苫李巡曰編管以覆屋曰苫郭璞曰白茅苫也是

編管為苫也秉把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為橐也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橐言不肯燒之國人至也



之正義曰國人投之謂投管矜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  
地之一句是鄢將師令眾之辭服虔云民不肯焚也鄢將  
師稱令尹使女燔炮燔炮皆燒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

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

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

衛北官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

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

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

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

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

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

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

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

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

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白晉君

**疏**

懼禍至道也 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已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

常道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

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懼久矣

懼疑也言

使

君亡者必此眾也

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亡

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且知近鄆地

**疏**

孟懿至伐鄆正義曰伐鄆

春秋正義卷三十三

九

李疏

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伐公逆事不可以告廟國史無由得書 猶有至敗也 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

助君此戰必當敗也况無鬼神乎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

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

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左尹卻宛也中廐尹陽令終

戌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

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在十五年

出蔡



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邠氏陽

氏晉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

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

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鄆將師矯子之命正義曰令尹召鄆將師告之以卻宛門有甲耳不令攻卻宛也鄆將

師退而令水使攻之是矯令亡命也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

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

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

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

子仲魯公子慙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

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嫁也

子家子乃以君出

辟齊疏朝夫人疏夕

至飲酒

正義曰禮為諸侯相為賓主國待之有尊卑宴三禮享為大鄭立云享大宰以飲賓是為禮之大者子家

以公雖居鄆以齊為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為賓客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

宴禮而飲酒耳

注比公至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

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立云主人宰夫也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

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答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

使宰為主即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解南面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士

高異

坐奠于七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

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案

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

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十二月晉

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所

書戍周籍

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

而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都丘縣晉竟內邑

夏四



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六月葬鄭定

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

赴以名

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於竟

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

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个辱在寡人

一个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

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逆著乾侯也言

公不能用于家所以見辱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

妻祁盈將執之

盈祁午之子

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

司馬叔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

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讒勝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

姑已

若何

姑且也已止也

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言討家臣無與國事

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

將皆死鈞同也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

以為快愁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

及揚食我揚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

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

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

春秋正義三十一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一子夏徵舒

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

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

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黝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黝而

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不



心貪慚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有

窮后羿滅之憂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

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

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充物足以移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

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

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疏惡直至有徒正義曰以直爲惡

者實蕃多有徒衆言時世慕善者少從惡者多詩曰至

立辟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

也民之多有邪辟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爲法是言無

道之世法不可爲古辟辟字同音異耳鈞將皆死正

義曰鈞同也殺勝與臧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

如殺之使盈聞而快意吾母多正義曰言父多妻勝

而謂之母多者意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爲

母耳殺三夫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日

夏姬而云叔三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

之薄也故以爲夏姬之咎一君至兩卿正義曰一君

一子也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棄位出奔身不

死故曰殉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甚美必有甚惡



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故其甚美必有其甚惡也其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胤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至於是 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夭而夏姬美推之為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 將必至敗也 正義曰夏姬淫惑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楊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蓋盡矣 生女黥黑 正義曰黥即鬻也詩云鬻髮如雲毛傳云鬻髮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鬻稠髮也然則鬻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黥下有黑則黥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為黥 注髮膚至照人 正義曰傳於黥黑甚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注夔舜至君長 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夔為舜之典樂之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

六十四 春秋正義三十一 十五 何澄

君長王朝公卿故以后言之猶謂穆為后穆 生伯至封

豕 正義曰豕心言其心似豬貪而無恥也方言云晉魏

河內之北謂淋為殘楚謂之貪則淋亦貪也賈逵云淋者

食也其人貪者財利飲食無知饜足忿怒很戾無有期度

時人謂之大豬 注類戾也封大也 正義曰以類忿共

文則類亦似忿故以為戾言很戾也定四年傳封豕與長

蛇相對知封為大也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

也 注夏以至姬廢 正義曰晉語云史蘇曰昔夏桀伐

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

亡夏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

與膠革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似女焉褒

姒有寵主伯服於是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

大子奔申申人鄆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是三代

所由亡之事也共子之事具見於傳 苟非至有禍 正

義曰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 注兄弟至謂

姒 正義曰相謂者幼者謂長者為姒也子容是伯華之



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謂叔向為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如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如後生為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是言其事一夫者長為如幼為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如之名其娣如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如婦亦取爾雅名也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如婦亦取爾雅之文以解弟長之義

是以身之長幼明矣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魏獻子 **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七縣祁祁平陵

馬首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銅鞮平陽楊氏 **司**

**馬彌牟為郟大夫** 大原郟縣 **賈辛為祁大夫** 大原

祁縣 **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

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 徐吾知盈孫塗水大

原榆次縣 **韓固為馬首大夫** 固韓起孫 **孟丙為孟大**

**夫** 大原孟縣 **樂霄為銅鞮大夫** 上黨銅鞮縣 **趙朝為**

**平陽大夫** 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 **僚安為楊氏大夫** 平陽

楊氏 **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

辛烏帥師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納敬王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卿之庶子為餘子

其四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四人

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魏子謂成鱗

鱗晉大夫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

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

遠疏也

近不偪同

不偪

同位居利思義

不苟得

在約思純

無濫心

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

光大也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

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

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

帝度其心

德正應和曰莫

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施而無私物得

其所無笑類也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



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擇善而

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駸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

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春秋正義三十二

上

王宗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之臯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

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

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

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行之言人不可無能行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墮損也

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

謂舉魏戊

遠不失舉

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

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疏**

分祁至氏大夫正義曰此祁氏與

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為十縣為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為祁氏之田下三縣為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為揚石明揚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

春秋正義三十二

十九

王宗

史記皆謂羊舌赤為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揚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注二十至敬王

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

督即烏也此眾軍並為伐子朝欲納敬王注卿之至餘子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餘

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為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為異此無所

對故揔謂庶子為餘子也此四人之內當有妻生妾生者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曾孫也而並稱餘

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之此四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對曰至可

乎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偏同言親近有寵不偏迫同位常謙共也居利思

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匱而

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則



親子而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至親也 正義曰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歸功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後封者非武王之時盡得封也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魯明知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也僖二十四年傳稱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亦以周公為制禮之主故歸功於周公耳非盡周公封也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獨武王周公封諸國也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也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入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魯衛驗之知周公所加非唯一耳 詩曰至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其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人

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為入君上之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為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為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為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政教清靜也為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為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



國人順服故次克順也民既順服又須擇善用之故次克  
比也比于文王其德無所可恨故言受天之福澤流後世  
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罹師  
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  
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  
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  
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  
文德之王也 心能制義曰度 正義曰心能制斷時事  
使合於義是為善揆度也言預度未來之事皆得中也  
德王應和曰莫 正義曰毛詩莫作貊樂記引此詩亦作  
莫釋詁云貉嘆安定也郭璞云皆靜定毛傳云貊靜也其  
德既正為政清靜故有所施為民皆應和易繫辭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即此義也莫是清靜  
之意故杜云莫然清靜 注施而至類也 正義曰勤行  
施惠情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鄭立云類善也無  
失類者不失善之類也 賞 刑威曰君 正義曰人君

春秋正義三十一

二十一

何澄

執賞罰之柄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是為君之道 慈和徧  
服曰順 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  
天下徧服而順從之故為順也 易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  
故杜云唯順故天下徧服 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易  
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  
所為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為文也 注近文德所及  
遠 正義曰成鱗引此詩者唯欲取克類克比二事同於  
文王故云近文德矣文王以此德故得施于子孫魏子  
既近文德亦將所及遠也 從使之收器者 正義曰下  
云叔向將飲酒將欲舉爵而飲此則飲猶未畢使者擬收  
器耳未即收也 一言而善 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  
設由上徹由下 御以如臯 正義曰詩云鶴鳴于九臯  
是臯為澤也如往也為妻御車以往澤也 遂如故知 正  
義曰遂如故舊相知 詩曰至忠也 正義曰詩大雅文  
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為配上天之命而行之  
是自求衆多之福使歸已此詩之意言忠則然也言魏子



能忠必有  
多福歸之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

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

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

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

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春秋正義三二二

二二

鍾異

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

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

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與疏注魏

子至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

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



侯政不得 **䟽** 注以乾至侯故 正義曰二十五年公孫  
見晉侯故 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

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  
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

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告於廟者為不得見晉侯故

唁公至晉不見 **䟽** 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  
受高張高偃子 傳曰弔于國曰唁二七五年公新失

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者公以齊不憂已棄而適  
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

舉故遣唁公所以唁公也故云唁公 **公如晉次于**  
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乾侯** 復不見受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秋  
往乾侯 傳無

**七月冬十月鄆潰** 無傳只述其上 **䟽** 注民逃至  
曰潰渡散叛公 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又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

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  
使公不得更來當

是季氏道之使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比公於 **子家子曰**

**齊卑君矣君祗辱焉** 言往事齊 **公如乾侯**  
適取辱

為齊所卑故復 **䟽** 注比公於大夫 正義曰傳稱范宣  
適晉翼見恤 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

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  
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此

公於 **三月己卯京丘殺召伯盈尹氏圍及**

夫也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

十二年

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

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

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疏**

注二十至

道還正義曰尹固復還之年得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在此而還至此為三歲也

平子每歲賈馬

賈賈也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

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十四

楊昌

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

塹而死

墮塹死也

公將為之櫛

為作棺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

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禮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疏**

注啓

服馬名

正義曰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郭璞曰左傳曰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此馬毛色

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為名也

注禮曰至馬也

正義曰檀弓文也禮有埋馬之法子家子請以馬肉食從

者者以公將為之櫛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禮以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

置之葦屋之下席之以路牀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

風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為之奈何優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壙竈為椁銅歷為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公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

生也其母借出出之公衍先生公為之母

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

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

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

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

而以公衍為天子疏注龍輔玉名 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英蕩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軌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

龍輔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且案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為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

蓋用此意 注出之產舍 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

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

始負子男射女否然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



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

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八實

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

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

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

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也玄孫之後為裔

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春秋正義三十二 二十六 蔣信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

鬲川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

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心八彭姓之豕韋累尋豎豎魯



縣承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承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

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

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

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

泯弃之物乃坻伏坻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

春秋正義三十一

二十七

蔣信

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為上公爵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

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


焉稗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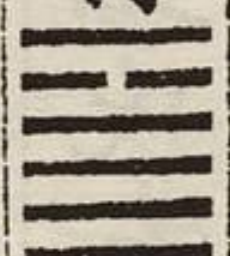
中雷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也弃廢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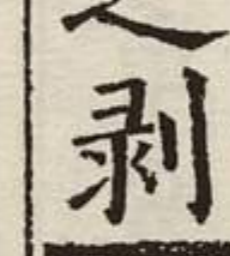
乾下乾 之姤  巽下乾上姤 曰潛龍勿用 乾初九爻

辭 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 曰見龍在田 乾九二爻

辭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 曰飛龍在天 乾九五爻

辭 其夬  乾下兌上夬 曰亢龍有悔 乾上九爻

辭 其坤  坤下坤上坤 曰見羣龍無首吉

乾用九 坤之剝  坤下艮上剝 曰龍戰于野

坤上六 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

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二十八

劉昭

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長皆定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芒 木 該為蓐收 金 脩

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正 世不失業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業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

桑地在 魯北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犁為火正 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

水土故死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方谷社稷故明言為社



稷田正也

掌播殖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烈山

氏神農

自夏以上祀之

祀

周弃亦為稷

弃周之始

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

自商以來祀之

傳言蔡墨之博物

**疏**

人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為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注蔡御養也 正義曰服虔云蔡養也穀食曰蔡御

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乃擾畜龍 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 注酸水至董姓 正義曰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酸夷蔡

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注孔甲至九世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

春秋正義三十二

下九

卷

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

注合為

四 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為乘四乘十六頭也傳言賜之乘龍賜之一乘之龍也即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合為

四 注更代至四年 正義曰傳言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犬

彭豕韋為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

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為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為證

故云在襄二十四年 夫物至不育 正義曰此論致龍之事物謂龍也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鳳

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官者謂其為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



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矣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滅棄所掌之事令職事不脩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注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玄卿以服義大迂曲 注泯滅也 坻止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不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其官百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 注鬱滯也湮塞也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實列受氏姓 正義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

春秋正義三十一

三十

許

也 注五官至尊奉 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主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犁是也王者祭木少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西河公懼而走虢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驍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上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爲王者所尊奉也 注正官至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



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注祝融至犁焉 正義曰杜不解

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明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焯燿彰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夏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注土爲至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

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立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春秋正義卷三十三

社

其社鄭立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祔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社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杜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至生得 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  
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  
官脩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  
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  
貌共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  
物者言龍爲東方之獸是北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  
龍不生得言母不脩故子不至也杜氏旣無其說未知與  
舊同否此下不注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爲龍是水內生長  
故爲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脩故  
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云物有其官當謂五靈  
物各各自有其官官能脩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  
令水官致龍其鳳皇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寢  
食火木生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言不可  
彊言是用闕疑以俟來哲 在乾至于野 正義曰傳例  
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更  
別爲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  
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  
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  
九夫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  
取易文耳非揲著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  
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  
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  
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  
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  
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  
悉皆若是也 之姤 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  
爻變而成姤卦也其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爲天爲剛  
巽爲風爲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而行遇男故名此卦爲  
姤也 注乾初九爻辭 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  
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指其辭之所在不解其  
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 同人 正義  
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彖



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  
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此卦為同人也服虔云天  
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 大有 正義  
曰乾下離上大有乾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彖  
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  
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為大  
有 夫 正義曰乾下兌上夫乾之上九爻變而成夫卦  
也其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為天  
為剛為健兌為澤為柔為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為夫  
注乾用九爻辭 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  
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別揔其用而為之辭故乾有用九  
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揔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揔用  
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為其坤也六爻  
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爻卦下之辭非變又無  
龍文史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為語 坤之剝 正義曰坤

春秋正義三十三

三十三

宋瑒

下艮上剝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剝卦也其彖曰剝剝也柔  
變剛也剝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剝損  
正道故名此卦為剝也 若不至物之 正義曰蔡墨言  
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為喻若使龍  
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  
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鬪而得以物名之  
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少皞氏有四叔 正義  
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  
少皞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為勾芒非少皞使  
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為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  
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  
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為  
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為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  
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  
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即命



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為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綿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黎復居火正為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為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萬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為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汪窮桑至魯北 正義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為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

濟為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言少皞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為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注共工至見祀 正義曰十七年傳邲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皞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后土在於何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為社 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蔡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為社也 稷田正也 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然則百穀稷為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



長 注烈山至諸侯 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

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

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

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若然

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為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為君摠

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摠號神農也故烈山

氏得於神農之世為諸侯後為神農也劉炫以為烈山氏

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

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

注棄周至代之 正義曰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

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

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

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

德政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

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

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

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為稷也其五

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

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

臣弱後王之 意謙故也 冬云日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刑鼎 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

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

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位 次也 民是以能尊其

民

民

民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

年文公蒐被廬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貴何

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

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若之

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大司馬三十九春秋正義三十二 二十六 采

蔡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

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其及趙氏趙孟與

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疏注令晉至言遂正義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

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

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

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

杜以為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治石為

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眾以鼓石為



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者因上生下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至刑書

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

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至度也 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豫

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

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所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今棄至為國 正義曰今棄是貴

賤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

民不忘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

次序何以得成為國 注范宣至亂制 正義曰於時晉侯將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

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師三易者士穀

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也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

恨而作亂其事文公之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國之亂制 又加至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

今復變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夷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荀

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釋不朝 正于廟 夏

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未同盟而 赴以名 秋八月葬

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疏

頃公 正義曰謚法慈仁和民曰頃

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曰鄆

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

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

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奔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疏**

春王至過正義曰

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

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

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

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疆弱相參衆力相須賢

愚相廁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獻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履

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盆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

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是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

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

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

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

之罪也注徵明至所在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



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今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錄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徼為明明公過不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徼過徼亦為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徼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徼過昭公無道以在亦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徼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葬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始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則往前求釋之時不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已言季氏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濟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春秋正義三十三

五十九

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門子

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共使對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

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

職貢與其備御不虐矣之患豈忘共人命言不



敢忘共命以所備 御者多不及辨之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馬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

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

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

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

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疏**注紼輓至執紼正義曰紼禮或作紼禮記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是大繩

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大夫葬用二綍紼為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

大夫三百人鄭玄云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子于西序而屬紼焉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祭也周禮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



大喪帥六遂之役屬六綽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空又口綽是綽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送葬而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蓋亦嘗有矣 慶其至而已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我先君簡公在楚

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 吳子使 玄以為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言也 二公

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年奔故 使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養

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 城取

春秋正義卷三十一

聖

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故胡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

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 吾又彊其讎以

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讎謂二公子 吳周之胄裔也

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

華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



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

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

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

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

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

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肆猶勞也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敝罷

於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後以一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

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疏**

注襄二至重丘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

正義曰

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但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

者言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意如逆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東海

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疏**

注不書邾史闕文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

正義曰公羊穀梁

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

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為說耳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

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

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

不敢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

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

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

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子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夏四月季

春秋正義卷三十一

四十四

吳志

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

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

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

桃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



耳而走

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

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督公不得歸

傳言君歸

不得復自在

**疏**

我愛其無咎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貨故保任之

正義曰言我為子受其重任

季孫至

踐行

正義曰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踐行不履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

不絕至之死 正義曰此季孫探言葬己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賜其

春秋正義三十一

四十五

吳主

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為以死賜之

薛伯穀

卒同盟故書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

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皆楚邑

楚沈尹

戍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

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

弦及豫章

左司馬沈尹戍

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

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

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

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

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禦之名邾

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邾黑肱以土地

春秋正義三十一

四十六

美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

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

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

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

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

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

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



惡逆皆數而不忘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

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

貴之 **疏** 婉而辨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

歌 轉婉轉也 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

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入

郢 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庚午

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

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

**疏** 注庚日至

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郢也

入郢 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為大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

春秋正義三十二 四十七 何昇



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為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  
日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為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  
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  
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  
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  
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者并  
閏數也然則彼是新聞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  
垂盡故得為及此月也 注辰尾至而食 正義曰東方  
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為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  
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為大  
辰故言辰星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  
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 注謫變至  
年也 正義曰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謫  
譴責也人有咎責氣是於天故謫為變氣也長歷此年十  
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  
辛亥朔為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為占

春秋正義三十三

四十八

何昇

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為南方之  
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為楚之位也午是南方辰火也庚  
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  
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  
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  
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  
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  
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 正義曰公  
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疏 羊傳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

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則闕  
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名東  
平須昌縣東南有關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闕季氏奪之  
不用師徒謂北取闕為季氏取於公也案檢經傳公自出



奔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育公取闕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言廟書經故杜以爲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夏吳伐越秋曰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

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晉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

公公注世叔至已薨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已薨**疏**之大夫子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矣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盟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

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也案傳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盟不書者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裁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春秋正義三十二

卷四十九

高異

疏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也



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人故於今猶在乾

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

其殃

**疏**

注此年至其殃正義曰十一年傳稱長弘對景王云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

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三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歲在星紀者歲行二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

六十三

春秋正義三十三

五十

朱

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

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

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

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

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

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用七個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

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其餘分數滿剩得一

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



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為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說為妄之甚也

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

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

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

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

閔焉如農夫人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

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微

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

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



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

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螫賊喻其災害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

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成而城雖有後

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

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春秋正義三十一

五十二

揚昌

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

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侯曰魏子必有

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侯衛大夫詩

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况敢于位



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當城之丈數

揣高卑

曰揣度高

度厚薄仞溝洫

曰仞度深

物土方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

知事

幾時畢

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

知費幾材用

書餼

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付所當城

尺書以授帥

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也

韓

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履其事以命諸侯所以不書魏舒

**疏**

注謂

二至于今正義曰案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

二月至周則在二十八年故云五年也

注作成至之德正義曰杜知作成周為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徵文武

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為崇文王之德劉炫以為崇文德之效而規杜非也注螿賊喻災

害正義曰螿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蝨食節賊故以螿賊喻災害也注詩大雅謹怒正義曰此詩大雅板

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意注計所至丈數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

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薄故也屬役賦丈正義曰屬

役謂屬聚丁役也賦丈謂課付尺丈上既號令丁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各出若干之役築

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 十二月公疾 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

琥玉器

春秋正義卷三十一

五十三

楊昌



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

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

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五十四

五

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

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

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

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

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

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疆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

嘉名聞於世

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

而有大功於魯

立僖公

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

文子行父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

失國

失國權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春秋正義三十三

五十五

許林

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疏**

注琥玉器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

正義曰周禮大

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為虎形也

一環一璧正義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

曰環也

故詩至為陵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

刺幽王也注三后虐夏商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

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為國君者言其賤者為庶人也

雷乘乾曰大壯正義曰乾為天為剛震為雷為動天以

剛而動動則為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注乾為至有雷

正義曰說卦乾為天為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為長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侯之象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

動也

注是以至假人

正義曰震動也懷姙始動知有震娠而即



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大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懲創也

#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大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懲創也







